

望 春 風

格
非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詩經·小雅·節南山》

我將繼續懷着這秘密

默默走在人群中，他們都不回頭。

——蒙塔萊《也許有一天清晨》

目 錄

第一章 父親

走差	003
半塘	013
刀筆	020
履霜堅冰至	028
德正的新房	045
天命靡常	056
揹起包，跟我跑	065
媽媽	076
預卜未來	086
便通庵	094

第二章 德正

碧綺台	103
一時瑜亮	116
豬倌	129
新田	141
曼卿的花園	150
白虎堂	162
親事	178
一九七六年	190
告別	203

第三章 餘聞

章珠	221
雪蘭	234
朱虎平	250
孫耀庭	265
嬭子	277
高定邦	285
同彬	293
梅芳	299
沈祖英	309
趙禮平	315

唐文寬	327
斜眼	333
高定國	337
老福	338
永勝	339
牛皋	340
春琴	340

第四章 春琴

第一章

父親



走差

臘月二十九，是個晴天，颳着北風。我跟父親去半塘走差。

半塘是個位於長江邊的小漁村，不久前的一場火災，使它一時間遠近聞名。父親挎着一隻褪了色的藍布包袱，沿着風渠岸河道邊的大路走得很快。我漸漸就有些跟不上他。我看見他的身影升到了一個大坡的頂端，然後又一點點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過不多久，父親又在另一個大坡上一寸一寸地變大、變高。

最後，他停在了那個坡頂的大楊樹下，抽煙，等我。

道路兩側的溝渠中結着冰碴。在起伏丘陵背陰一面的草窠中，星星點點的積雪尚未融化。四下裏看不到甚麼人。灰灰的鵠鷹一路跟着我，時而扶搖直上，時而仰身停翅在雲端。當牠急速俯衝向下，掠過我頭頂的時候，我能夠清晰地看見牠那紡錘般漂亮的腹部以及翅膀上的白斑。一眨眼的工夫，牠又藉着呼嘯的北風，翻轉急升，在朵朵新棉似的白雲之間，變成了一個幾乎看不見的鐵屑般的小灰點。

父親是個好脾氣的人。我不時停下腳步，望着天上的鷹，他一次也沒有催促過我。等我走到跟前，他順手折下一根楊樹枝，幫我刮乾淨鞋底和鞋幫上的淤泥，然後蹲下身來，捏了捏我的手，對我說：「得走快點了。一會太陽出來，地上封凍一化，路就爛了。」隨後，他忽然衝我眨了眨眼睛，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臉，

笑着說，如果我在他臉上親一口的話，他就讓我騎在他肩上走一段。父親的許諾讓我有些吃驚（那時我畢竟已經九歲了），但我還是樂意立刻照辦。我跨在他脖子上，雙手抱住他的頭。有時，我也會淘氣地突然蒙住他的雙眼。即便在這時，父親也不會生氣。他只是嘿嘿地笑着，裝着酒醉一般，跌跌撞撞地在路上扭着秧歌，並威脅我說：「再不放手，我們就要走到池塘裏去了。」

在我們當地，父親對兒子過於親暱，被認為是一件極不恰當且有悖倫常的事。一般來說，呵斥、毆打或視而不見的沉默不語，是父親向子女傳達愛意的慣例。不過，凡事都有例外。我父親在村子裏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只要不妨礙別人，大夥都會聽之任之，樂得眼睜眼閉。這倒也不是說父親的社會地位有多麼尊貴，或者擁有甚麼任意妄為的特權。村裏人不屑於與父親一般見識，恰恰是因為他長年揹着一個令人羞恥的壞名聲，似乎還不夠資格成為一個「正常人」。在過去，村裏人都叫他「趙呆子」。當我被人親切地稱為「小呆子」之後，父親則被尊為「大呆子」，或「趙大呆子」。當然，有時候，人們也會稱他為「大仙」——一半的原因，是父親「趙雲仙」的名字中，有一個「仙」字，至於另一半的原因，我們馬上就要談到。

太陽終於在磚窯高高的煙囪背後露了臉。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顫慄着，從窯頭趙村的荒樹間一點點地浮出來，頃刻間，天地絢麗，萬物為之一新。與此同時，我聽見了隱隱約約的鑼鼓聲。有一陣子，當咚咚鏘鏘的鑼鼓聲被肆虐的北風颳得沒了聲息，

我仍能聽見村子裏傳來的雞鳴。年關將近時，聽到鑼鼓聲，那感覺與平時完全不同。它烘托出了節日的氣氛，為本來毫無生氣的山川、河流、村舍染上了悅麗之色。我提醒父親，與我們同屬一個大隊的窯頭趙村也許正在唱花集。父親想了想，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斷：「那是大隊幹部在給各村的軍烈屬送喜報。快要過年了嘛！」

我知道，所謂的「喜報」，不過是一副春聯，外加一封由公社統一印發的慰問信罷了。大隊幹部們敲鑼打鼓，來到軍屬或烈屬的家門口，給他們貼上春聯，遞上粉紅色的慰問信，寒暄片刻，猛敲一通鑼鼓，就算完事。年年如此。

果然，沒過多久，窯頭趙村前的池塘邊上突然走出幾個人來。他們從齊人高的枯葦叢中一個個地閃了出來，在通往外村的官道上走成了單行。高定邦、高定國兄弟走在最前面。他們一個敲鑼，一個打鐮。在他們身後，小木匠趙寶明胸前吊着一面大鼓，繫着紅綢的鼓槌上下翻飛，他打鼓的章法與他做木匠的手藝一樣為人稱道。寶明身後跟着朱虎平。他是大隊救火會的會長——誰都知道，他們家的柴屋裏趴着一尊神奇的水龍。據說一旦發生火災，那老龍就會發出嗚嗚的悲鳴。朱虎平手裏倒是有一面小鑼，但他並不怎麼敲，而是不時轉過身去，與身後一個穿紅棉襖的姑娘說笑。這個姑娘，我雖有點眼熟，卻叫不出她的名字，似乎來自另一個村莊。

落在最後面的那個人，不用說，正是梅芳。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如果說我曾經深深地記恨過甚麼人的話，梅芳是唯一的一個。儘管我父親自作聰明，加快了腳步，但仍然沒能避免我們在兩條大路的交會點撞在一處。隨着鑼鼓聲的驟然停歇，傳來了高定邦那啞啞而威嚴的一聲斷喝：

「大仙！」

我感到父親的身體猛地哆嗦了兩下，馬上就站住了。

「大早上不出工，你們父子兩個，這是要去哪兒裝神弄鬼啊？」還沒等高定邦發話，他弟媳梅芳就搶先開了腔。你看，我之所以那麼恨梅芳，不是沒有道理的。她的話比茅坑裏的屎還要臭。俗話說，新開茅坑三日香，可我從來就沒聽她說過半句入耳的話。她看人的眼神，就像用刀子在剝你的肉。

父親的答話一點也不含糊：

「山腳下的駝背老舅，今年八十歲，也是烈屬。他是三十夜裏生的，今天做九，我們去望望他。」

他的腦子裏有的是說不完的瞎話，張口就來。聽他這麼胡編，就彷彿世界上真有「駝背老舅」這麼個人似的。父親的話，梅芳自然也不會相信。因此，父親緊接着馬上又補充了一句：「已經向德正請過假了。」

「你別成天德正長、德正短的，拿了雞毛當令箭！」梅芳冷冷道。

大概是因為鼻子流血的緣故，高定邦的鼻孔裏塞着一團草紙。這使他那張方方的麻子臉更顯得兇悍。不過，這一回，他似

乎並沒有為難父親的意思。他往前挪了兩步，壓低了聲音，對父親道：「你身上有沒有帶煙？」父親趕緊從衣兜裏摸出煙盒和火柴，討好地笑着，給他遞了過去。在高定邦點煙的那工夫，他弟弟高定國在一旁對父親打趣道：

「昨夜老牛皋犯病了。天不亮我去看他，已經穿好了壽衣，擱在棺材蓋子上了。有進去的氣，沒有出來的氣。老哥替他算算，甚麼時辰歸西？」

「高會計說笑了。」父親不冷不熱地支吾了一句，也給他遞了一支煙，臉上那副巴結、膽怯的神色略顯複雜。與定邦相比，高定國的模樣顯得斯文清秀一些，白白淨淨，戴着眼鏡。他是我們大隊的會計。

「哎，我說大呆子，我們家的那頭老母豬，肚子大得拖在了地上，跟你說，連奶頭都磨破了。你給算算，來年春上能生多少頭小豬？幾公幾母？」那個穿紅棉襖的鄰村姑娘，也來湊趣。

她既然稱父親為「大呆子」，說明他們是認識的。她似乎對自己的玩笑話很是得意，笑着捅了一下身邊的梅芳。可梅芳鐵青着臉，沒搭理她。

父親的回答多少有點出人意料。他朝那姑娘看了一眼，謙恭地笑了笑，一本正經地道：「行啊！你把她老人家的生辰八字報一報，我這就替你算算，來年春上，你們家會添多少小口。」

話音剛落，定邦就笑得噴出一股煙來，連嘴裏的槽牙都露出來了。朱虎平、小木匠寶明也都咧着嘴笑。父親給他們送上煙去，

他們都欠身道謝。梅芳的臉上盡是鄙夷和不屑。她沒有笑。

雖然我不太明白父親的這句話有何出彩之處，但當我看見那個穿紅棉襖的姑娘在眾人的大笑中窘得紅了臉，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心裏倒也覺得解恨。這說明，父親這個人，雖說生性溫和、怯懦，但面對公然的羞辱，也並非總是一味忍讓。

等到高定邦吸完了煙，這夥送喜報的人再次打起鑼鼓，朝魏家墩方向去了。太陽在不知不覺中升到了枯樹之巔。化了凍的田間小路油黑油黑的，又酥又軟。父親拉着我的手，自己走在路的正當中，卻讓我踩着路邊的青草走。如果路的一側有池塘，父親就把我抱到另一側。好在這段田塍小路不算太長。我們穿過一塊打穀場，繞過磨坊尖尖的山牆之後，又重新捫回到大路上。

我問父親還有多遠，他指了指眼前那條滿是車轍的大道，對我說：

「順着這條大路往前走上二三里，就能望見西廂門的牌樓。過了西廂門，就是東廂門。然後，就會看見一道長長的山墩。山墩中間有一個方方的大洞。穿過大洞，就可以看見一條小河。河對岸有一個亂墳崗，那是這一帶有名的狐狸窩。小河上有座石橋，只有一邊有欄杆。過了小石橋，沿着河岸往北去，再走上三四里，就能看到半塘村頭的那棵大白果樹了。那棵樹，有六百多年了吧？早就枯死了。聽人說，這棵樹是東海艦隊飛機的識別標，所以不准砍伐。」

「我們能看見狐狸嗎？」

「這可說不準。」

「你給算算。」

父親忽然停下了腳步，回頭斜睨了我一眼，陰鬱的臉上露出了一絲怪異的笑容。他果然扳起手指頭，閉上眼睛，表情誇張地算了起來。等到他睜開眼睛的時候，就用十分肯定的語調對我說：「會看到的。有兩隻。一隻白狐狸，一隻紅狐狸。」

「真的嗎？」

「真的。」

這時，父親突然毫無來由地將我攬入懷中，在我的額上親了一口。隨後，他長長地歎了一口氣，說了一句有點令人費解的話：「辦完了今天這件事，我們接下來的日子就要好過多啦！」

這不由得讓我聯想到，父親大清早把我從床上叫起來，趕往十里外的半塘，似乎並不是去給人算命，而是在辦一件足以改變他未來命運的大事。

現在，你應該知道了，我父親是一位算命先生。

我們當地的算命先生，根據其手法和儀軌的不同，可以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最為普遍，算命先生一般是瞎子，或是偽裝成瞎子的人。通常，他們依據你所報上的生辰八字，推算你的命理和定數。很多人相信，正是雙目失明，觸發了天眼的開啟——他們能「看見」常人看不見的事物。當一個瞎子翻動着滿眼的白翳，端坐在你面前，說着瞎話，為你預測未來時，你那顆懸着的心往

往會陡然安靜下來，對他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信賴感。這是因為，瞎子那特殊的神態（沉思中透出安詳和警覺），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位智者。只要你把瞎子和聾子的神態比較一下，就不難得出上述結論。

第二類算命人，我們通常稱為相面先生。他們通過看面相，預知禍福災祥。這裏所說的「相」，除了一般意義上的長相之外，還包括骨相。骨相可以看，也可以摸。摸骨者通常是男性，他們服務的對象十有八九都是急於想知道命運底牌的庸常婦女。摸骨算命法容易招人物議，其實並不難理解。我們當地最有名的摸骨師是一位還俗的和尚，名叫吳其麓（他出家時的法號是「惠明」）。他在一九五三年因流氓罪被人民政府判刑八年，就是一個可悲的例子。請他摸過骨的「老鴨子」回憶說，惠明法師替人摸骨時，確實不太規矩，「不該摸的地方，他也亂揉亂捏，弄得人臉熱心跳，好不害臊！」吳其麓的最終被捕，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第三類算命法，可稱為「黃雀叼牌」，如今已經失傳。算命先生將預先寫有「吉凶休咎、富貴窮通」的命牌（一般由竹、木製成）平鋪於桌上，然後從鳥籠裏取出一隻黃雀，交由問卜者放飛。一個人的命運如何，最終取決於黃雀會叼起哪隻命牌。實際上，這種算命的方法，不過是「求籤」的一個變種。「黃雀叼牌」的失傳，據說是因為捕捉和訓練黃雀的過程，實在過於費事。

最後一類，也就是所謂的「靈童扶乩」，在我們那一帶較為少見（在整個童年時代，我也只見過兩回），這裏略過不提。

其實，在我們鄉下，所謂的算命先生，也不限於以上四類。如果我們把走村串巷的測字者、龜卜者、陰陽先生、風水師、畫符的道士都算上的話，你可以大致想像一下，在我父親的幼年時代，他生活在一個怎樣的鄉村環境中。這可以解釋，我父親早年上海虹口的一家南貨店當學徒，快要滿師時，為甚麼會突然投到一個名叫戴天達的命相師門下，幹起了算命這個行當。

我父親算命的方式，可以歸入第二類。也就是說，既看相，也摸骨。在我的記憶中，父親並不怎麼忌諱自己算命先生的身份。在他給我講述的「睡前故事」中，關於他師傅戴天達的種種靈異傳說，就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我推測，其中的絕大部分都出於他的虛構，目的僅僅是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從而換取我對他懵懵懂懂的崇拜。

那天上午，在跟隨父親去半塘走差的途中，我曾經問過父親這樣一個問題：「老牛皋今天到底會不會死？」

本來，父親盡可以用「也許」「可能」「說不定」一類的字眼來打發我，但這回他好像不屑於用這種模稜兩可的話來敷衍了事。「哦，牛皋！」父親說，「他已經死過三次了，對不對？這一次跟以前也沒甚麼不同。他就是作死。等過完年，你就會看見他好端端地坐在門前，嗑着瓜子，曬太陽。他死不了。」

父親跟一個在路邊拾狗糞的老頭打了招呼。兩個人隔着一片桑林寒暄了幾句。老頭顯然聽到了我們剛才的話，他笑咪咪地打量着我，隨後感慨道：「有些人看着要死，偏偏死不了。而另一些

人，活得好好的，沒病沒災，說死就死。本來活蹦亂跳的一個人，一眨眼的工夫，就蹬腿翹了辮子，這樣的事，我見得太多啦。」

父親客氣地表示同意。

琢磨着老頭剛才的那番話，我心裏忽然生出了一個不太健康，甚至有些惡毒的念頭。我對父親說，今天晚上，當我們從半塘回到村裏，要是聽說梅芳突然蹬腿死掉了，那該多好啊！父親立刻止住腳步，轉過身來，板起面孔，嚴肅地望着我，輕聲問我道：「你就這麼恨她？為甚麼？」

我說我就是恨她，沒甚麼原因。我就是巴望着她忽然死掉，立刻死掉。

父親愣了半晌，摸了摸我的頭，沉默了許久，這才對我說：「其實，她是一個可憐人。這人命不好。」

很多年以後，到了梅芳人生的後半段，當霉運一個接着一個地砸到她頭上，讓她變成一個人見人憐的乾癟老太的時候，我常常會想起父親當年跟我說過的這句話。唉，人的命運，鬼神不測，誰能說得清呢？

我們穿過山墩下的那座方洞，走上了一邊有木欄的石橋。我對父親的神機妙算產生了很大的疑問。我看見河道對岸的亂墳崗中，一隻狐狸拖着長長的尾巴，正在蒿草叢中快速穿行。狐狸只有一隻，與父親所推算的「兩隻」大有出入。而且，這隻狐狸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紅色的，而是淺灰色。牠肚子滾圓，毛皮油亮，看上去有點憨癡，一點也不像傳說中的那樣狡獪。牠躍上一座墳

包，傻傻地、一動不動地望着我們，像是在思索着甚麼玄奧的問題，又像是在問我們：

「喲，瞧這父子倆！着急忙慌的，你們這是要去哪兒啊？」

半塘

雖說只隔了十里路程，半塘的風光、景物，乃至說話的口音，都與我們村有着很大的不同。低矮的泥牆茅舍隱在一片竹園之後，數不清的港汊溝灣，將整個村莊分割得七零八碎。村莊和長江的岸堤之間，有一大片亮汪汪的水沼，長滿茂密的蘆葦、紅柳和菖蒲，猶如一面被打碎的巨大鏡面，在中午的豔陽之下，泛着銀灰色的波光。枯樹上的老鴿嘎嘎地叫着。家家戶戶的房舍，都隱沒在竹林的深處，較為顯眼的，反倒是屋後用蘆柴稈圍起的茅缸。我們剛進村，就看到了一個胖孺子從茅缸上露出的大白屁股。

父親說，到了仲春，等到村裏的桃樹、梨樹和杏樹都開了花，等到大片的柳樹、蘆葦和菖蒲都返了青，江鷗、白鶴和蒼鷺就會從江邊成群結隊地飛來，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盤旋，那時半塘就是人世間最漂亮的地方。他還說了些別的。比如，坐在院子的老槐樹下喝茶，就可以看到江邊大堤上露出的尖尖帆影。再比如，半夜裏躺在床上睡覺，都能聽見江裏的搖櫓聲和時而低沉、時而高亢的船工號子。他這麼說，無非是想告訴我這個村莊離長

江有多麼的近，但卻在不經意間泄露了一個秘密，讓我既驚訝又疑惑。怎麼說呢？就好像他曾經在這個村子裏住過很久似的。

請我父親去算命的這戶人家，位於村東頭的一塊高地上。院子裏確有一棵老槐樹，它高出屋檐的枝丫在北風中瑟瑟抖動，已經快要碰到屋頂發黑的茅草了。大概是擔心大風會把屋頂的茅草捲走，上面胡亂壓了幾塊青石板。門上的對聯還是舊年的，在日曬雨淋中，褪盡了紅色：

四海翻騰雲水怒

五洲震蕩風雷激

一個穿藍布褂的婦人，大約四十來歲，坐在槐樹下的一張矮凳上納鞋底。這人窄窄的臉龐，頭上挽着一個高高的髮髻，臉上黃懨懨的。大概是家裏剛死了人的緣故，白布鞋子上綴着一朵紅色的絹花。怎麼看，這個女人都有些面熟，想了半天，我終於記起來：她似乎和我們村的趙錫光先生沾着點親，四時八節，她時常會帶着一個小男孩來村裏走動。

一看到我們進了院子，她就把麻線飛快地繞在鞋底上，從矮凳上站起身來，笑容還沒來得及從臉上退去，就開始抹眼淚。這也難怪。不知是如何沖犯了太歲，在過去短短的一年中，他們家的三個男人先後離世。先是七十來歲的公公無疾而終；然後是她丈夫——他在去江北運米的途中翻了船，屍體在三十里外的沙

港被人撈上岸來的時候，已經發了臭；再接着，就輪到了她十九歲的大兒子。關於她兒子的死，有多種說法。即便是我父親，對於其中的曲折也始終守口如瓶，諱莫如深。這等於說，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們家的人口陡然減少了一半。這樣的事當然不同尋常。

半塘寺的一個痢痢和尚，被請來算命。他認為問題出在一個名叫春琴的女孩身上：顴骨太高，淚堂太深，嘴唇太薄，腰身太細，儀態太過妖媚。他的結論也有些嚇人：這戶人家命中注定「不存男丁」。言下之意，最小的兒子恐怕也保不住。「如果是在舊社會，事情倒也好辦，」痢痢和尚賣關子說，「讓這個小把戲跟我去廟裏做和尚，我保管他無病無災，壽比彭祖。可如今是新社會，不興出家的。」婦人一聽慌了手腳，跪在地上向他苦苦哀告：「一切但憑師父做主，好歹替我保住這點骨血。」

我們進門的時候，那個被痢痢和尚目為「災星」的春琴，正在堂屋的一角搖着紡車。她穿着一件男人的老棉襖（很可能是她父親留下來的），不時抬頭朝我們窺探，目光既膽怯，又充滿警惕，帶着一絲明顯的厭惡和恨意，與她母親對我們過分的親暱和熱情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婦人端來飯菜，招呼我們上桌。她往我碗裏夾了一塊豆腐，不住地催我快吃。可我不安地瞅了瞅父親，坐在那裏沒動。我之所以遲遲沒有下筷，當然不是不餓。我瞥了一眼牆邊供桌上裊裊上升的煙柱，又看了看碗中的白米飯（上面隱隱約約落着幾點香灰），頗有點疑心，這碗飯是剛剛從祭奠死人的香

案上撤下來的，心裏有點忌諱。不過，在父親嚴厲目光的敦促下，我不得不橫下心來，大口大口地往嘴裏扒飯。

在四仙桌的另一端，坐着一個羸弱的小男孩。大概就是春生。年紀似乎和我差不多大。他攏着袖管，伏在桌子上，面色蒼白，看人的眼神泛着虛光，連喘氣都有點吃力。他嗓子裏像是堵了甚麼東西，像風箱一樣呼呼有聲。

為了在父親算命時把春生支出去，我們剛吃完飯，婦人就把他拽到自己的兩腿之間，摸了摸他剛剛剃過的小腦袋，又在他背上撫了兩下，柔聲細氣地對他說：「寶啊，聽媽的話，你帶小哥哥到外邊去玩吧。別去水邊，當心溫家的狗。」聽她這麼說，我正求之不得。說實話，在我那樣的年紀，置身於這樣一個光線暗淡、鬼氣森森的屋子裏，要說心裏一點不害怕，恐怕也不是事實。

在路上，春生告訴我，自從廟裏的痢痢和尚來家看相算命之後，他的名字被改成了文縐縐的「紹祖」，相反，姐姐春琴的名字則被改成了比較俗氣的「鎖娣」。母親挨家挨戶向村裏人通報姐弟倆改名的消息。有事沒事，她總愛當着眾人的面大聲地叫着拗口的「紹祖」和俗氣的「鎖娣」。若遇到有人叫他們原名，母親則不厭其煩地予以更正。不過，這麼做的效果極為有限。村裏人叫慣了老名字，一時半會兒是改不過來的。他們仍叫姐弟倆春琴、春生。他們的新名字被母親一個人獨自叫了兩個月之後，終於棄用。最直接的原因，正是臘月初五晚上半塘寺的那場大火。痢痢和尚被大火燒成了焦炭。既然他無法讓自己免於一場火災，他所

吹噓的法術和禳解秘技，自然被證明是無稽之談。

我猜測，這大概就是我父親最終被請出山的原因之一吧。

春生本來想帶我去江邊看船。我們沿着葦叢中的一條小路，沒走多遠，路就斷了。大約兩丈長的路面，浸泡在渾濁的江水中。我和春生都穿着棉鞋，根本過不去。我們只好回到村子裏，循着豬叫的方向，去了一個名叫溫德林的人家，看殺豬。等到那口肥豬被人吹足了氣，正要燙毛時，春生忽然說，他受不了那股熱烘烘的羶腥味，有點想吐。我們就去了村裏的打穀場，和幾個年紀稍大的孩子玩了一會兒陀螺。最後，七轉八轉，就轉到了村前那座被大火燒塌的寺廟前。

據父親說，半塘這個地名，大概是因為「這個江邊的小漁村，有一半都是水塘」得來的。可是春生的說法略有不同。半塘很有可能是因寺廟而得名——這座寺廟，有一半建造在寬闊的水塘之上。一九七一年八月，為了紀念毛澤東暢游長江五周年，這裏舉辦過轟動一時的游泳比賽。我們村的「小武松」潘乾貴，在一百二十多名游泳好手中脫穎而出，獲得了第二名。池塘對岸是開闊的麥地。在麥地盡頭，隱隱現出一帶灰蒙蒙的大村莊。那個地方名叫「竹簍」，雖然近在咫尺，但已經屬於丹陽縣地界了。

春生說，剛解放那一年，廟裏的十多名僧人，一夜之間全都跑光了，廟產連同周圍的土地全被沒收，只剩痢痢和尚一個人看門。這座寺廟後來成了大隊的蠶房，有時也在那兒開社員大會。失火那天晚上，方圓幾十里的人都趕來救火，光是水龍，就來了

十八尊。春生由姐姐領着，遠遠站在高高的船閘上，眼看着天王殿、伽藍殿和藥師殿，一座接着一座被烈焰吞噬，最後，整座寺廟只有東邊的山門得以幸存。痢痢和尚連同被燒死的另外三個人，都被埋葬在寺廟後的一片竹林裏。

我知道，半塘寺失火的那天晚上，朱虎平和他心愛的水龍一定也在其中。

我們繞過瓦礫中殘存着的矮牆，穿過倒伏的椽子，來到伽藍殿前被火燒焦的兩棵柏樹邊。「你會不會有點瞌睡？」春生忽然這樣問我。

「怎麼會呢，天這麼冷，怎麼會打瞌睡？」

「你閉上眼睛試試。」春生固執地讓我在台階上坐下來，背靠燒焦的樹幹，笑道，「凡是來到伽藍殿的人，只要閉上眼睛，馬上就會做起夢來。」

我有點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瞅見他嘴角虛弱的笑容中滿含慫恿和期待，就閉上了眼睛。我聽見風從樹梢上颳過，長江上的汽笛聲在很遠的地方響起。我聽見黃鸝和乳燕在枯樹林中啼鳴，那聲音脆脆的，碎碎的，使得這個已成廢墟的禪林更顯闐寂。有兩個女人，不知在甚麼地方高聲說話。當然，我也聽見了春琴正在呼喊她弟弟的名字。

我睜開眼睛，除了微微有點頭暈之外，沒覺得有甚麼異常。

春琴已經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中。她站在山門邊上向我們招手，身後是正在西沉的落日。她仍穿着那件男人的老棉襖，腰上

隨便綁着一條布帶。皺巴巴的棉褲明顯短了一大截，吊在身上，露出了小腿和腳踝。她的腳上穿着一雙髒兮兮的解放牌球鞋，也是男人的。或許是父親在算命時說了甚麼不太入耳的話，春琴氣咻咻的，滿面怒容，不太願意搭理我。她一把拽過春生的手，連看都沒看我一眼，就領着她弟弟，頭也不回地走了，把我一個人撇在了原地。

回家的路上，天已經黑了。晚上封了凍，四下裏寒氣逼人。走在硬邦邦的大道上，一路都是冰碴「吱吱嘎嘎」碎裂的聲音。我們只花了來時一半的時間，就已經回到了風渠岸的河道邊。

我跟父親提到了春生讓我做夢的事。父親解釋說，這座半塘寺，自宋代修建以來，一直香火不斷。但這座禪寺真正的奧秘，藏在祈夢的伽藍殿之中。傳說中，每個進廟燒香的人，只要一踏進山門，就會昏昏欲睡。他們由小沙彌領着，來到伽藍殿，席地而臥，幾乎立即就會做起夢來。在夢中，「你不僅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也能看見未來。一生的吉凶禍福，都在其中」。

父親說，他在七八歲時，跟着我奶奶第一次去半塘。那是一個烈日炎炎的夏末午後。他陪着奶奶，在伽藍殿的一張草蓆上睡了一覺，「還真的做了一個夢」。他夢見自己坐在一條小船上，水底也倒映着一條船。岸邊覆蓋着厚厚的積雪，水裏也倒映着積雪。天上浮動着白雲，水裏也倒映着白雲。一個尼姑坐在船頭，背對着他。他一直看不見她的臉。父親說，他正是跟着南貨店的一個名叫湯四寶的夥計，去曹家渡找人圓夢，才遇見他後來的師

傅戴天達的。我正想問問戴天達是怎麼跟他圓夢的，那個坐在船頭的尼姑到底是誰，父親忽然想起另一件事來。他有點得意地對我說：

「告訴你一件事，先不要往外說。春琴很快就要嫁到我們村裏來了。」

說實話，這次跟父親去半塘走差，並不怎麼令人愉快。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每當我回憶起這天的經歷，都會伴隨着一種浮蕩虛幻之感，心裏空落落的。不論是春琴家連死三人的詭異災難，還是半塘寺瓦礫中的斷牆殘垣，都給人很不真實的感覺。因此，當我跟着父親走到風渠岸邊，聞到帶着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氣味，嗅到村裏煙囪中飄來的草木灰香氣，聽到村子裏那熟悉而溫暖的舂米聲，看見鄰居老福奶奶手裏擎着一盞油燈，在院子裏喔噓喔噓地叫喚着，正在把母雞趕入雞窩，你一定能體會到我心裏的寧靜、踏實和甜蜜吧。

刀筆

每當凌晨，天色將明未明之時，我躺在閣樓的東窗下，伴隨着嘰嘰喳喳的鳥鳴，時常能聽見弄堂裏傳來的開門聲。那多半是隔壁的趙錫光，去村頭的燕塘邊下網捕蝦了。我懵懵懂懂地在心

裏罵一聲「討厭」，隨着他的腳步聲和可惡的咳嗽聲漸漸遠去，立刻又重新沉入夢鄉。只要燕塘裏不結冰，只要不遇上颳風下雨，張網捕蝦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課。

老福奶奶說，河裏的蝦都聽趙錫光的話，「沒準他前世就是一隻蝦」。

誰說不是呢？夏日的拂曉，他趿拉着木拖，光裸着精瘦精瘦的上身（有時穿一件薄薄的黑色韃革對襟馬夾），手執長長的鈎竿，胳膊上挎着幾十張紗布竹篾網，在薄霧籠罩的池塘邊時隱時現，怎麼看，都像是一隻成了精的大鋼蝦。

我們村前的這方水塘，被一道土壩分隔成上下兩個獨立的部分。上塘是村裏人淘米洗菜、挑水做飯的地方；下塘則用來浣洗衣物，宰雞殺魚，處理一切不潔之物。這雖說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規矩，但到了我記事的年紀，村裏的婦女們嫌下塘的碼頭過於簡易窄小，也將衣物拿到上塘來洗。這樣一來，下塘反而無人使用，久而久之，水中漂滿了綠萍和水浮蓮，碼頭也為青苔和荒草所覆蓋。

趙錫光只在上塘下網。他用鈎竿小心翼翼地將一張張綁着田雞肉的蝦網沉入水中，就算完事。隨後，他哼着小調回到家中，照例是吸鴉片煙，睡回籠覺。等到太陽升得老高，趙錫光才會出來收網。捕來的蝦，不論多少，都歸他一個人享用。通常是加入薑絲、小蔥，用花雕酒拌勻了，隔水蒸熟，中午用來佐酒下飯。趙錫光天生就有一個特別嬌貴的胃，自打娘胎裏出來就是如此，

裝不得任何粗糲之物。只要一天不沾魚腥肉羶，他就會打擺子生病，可不是鬧着玩的。據說，在饑荒最盛的那個年月中，趙錫光被逼無奈，在村中的祠堂裏吃了幾天的「龍糠粥」，就忽然生起病來，差一點送掉了老命。在趙錫光臥病竹榻、奄奄待斃之時，他的小腳老婆馮金寶，一路小跑來到了村西的龍英家。那時，龍英剛生下兒子小滿。馮金寶好說歹說，讓龍英給擠了滿滿一碗奶端回去，捏住他的鼻子直灌下去，趙錫光這才喘出一口氣來。

去年冬天，這個龍英拿着月經帶到上塘的水碼頭來洗，被趙錫光瞅見了，跳起腳來，一頓臭罵。生性膽小的龍英哭着認了錯，可就這樣，趙錫光還是覺得不解氣，一腳將她踹入了水中。她被漁佬柏生救起後，曾發誓賭咒說：「死刀筆！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除非長江倒流，除非秤砣漂在水面上，永生永世，再不理你這老狗日的！」事隔不過一年，她又有了新的說辭：「反正小滿一個人也吃不完，奶水白白擠掉也可惜，等於我多養了一個兒子。」

趙錫光本有兩個老婆。臨解放前，那位脾氣暴躁的原配夫人，不失時機地害了場「瘡背」，一命歸西。趙錫光原先住在前後三進的大院宅裏，家中田地百餘畝，還有兩處碾坊，一處油坊。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善觀天象的趙錫光，將碾坊、油坊連同百十畝田地，全都賣給了他「唯一的知己」趙孟舒。到了五二年土改時，只被定了一個中農。至於那位擅長古琴的趙孟舒，其命運說來令人不勝唏噓。一九五五年盛夏的一天，他在被第一次公

開批鬥後的當晚，就在蕉雨山房服毒自盡，留下他那貌美如仙的年輕妻子，在村中任人糟踐，落得一個「逢人配」的罵名。

對於趙孟舒的死，趙錫光是這樣評論的：「我的那位老兄，別的都好，就是神經未免太脆弱了一些。」

因我奶奶的妹妹嫁給了趙錫光的三哥，說起來，我們家與趙錫光還算是沾着一點葭莩之親。在吸飽了大煙而又無事可幹的下午，趙錫光在教他孫子同彬唸書的時候，也允許我和堂哥禮平在一旁陪着，多少識幾個字。趙錫光有三個兒子。兩個小兒子在南京「做大官」，同彬的父親作為長子，則留在了鄉下。那兩個被趙錫光稱為「國家柱石，等同於朝廷重臣」的兒子，在省城究竟做了多大的官？村裏人大多不明究竟。到了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在南京與他們見過一面。當時，他們都已退休。一個是街道辦事處的副主任，一個則是重光電子管廠的生產科長。

在我們三個孩子中間，同彬因為是長房嫡孫的緣故，趙錫光對他多有偏愛，自是人之常情。平心而論，同彬機趣穎悟，慧心慧口，確有過人之處，很符合他們家「做人不必穿金戴銀，凡事要能觸景生情」的庭訓。與同彬相比，我的堂哥趙禮平則「根本不是讀書的料」，早早被趙先生判定為「呆鵝」和「朽木」，言語之間頗多輕蔑，責罰乃至打罵也是家常便飯。這也難怪，讀了半年的書，禮平竟然連「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這樣一句簡單的話都背不周全。我的叔叔是個豬倌，他成天趕着豬郎到處為母豬配種，偶爾也給人劊豬。他劊豬劃拉下的豬卵子，都會盡數送

給趙錫光下酒。每當嬸子給趙先生送去豬卵子時，趙錫光總要似笑非笑地對嬸子重複同樣的一句話：「禮平這孩子，心術不正啊。他倒不是笨，只是心思沒用對地方。」

至於我，趙錫光從來不予置評。不說好，也不說歹，只是喜歡對我翻白眼。每當我遇到不懂的字句，跟着同彬去向先生請教，他老人家總是把我輕輕一推，用一種溫和而親切的口吻對我說：「你嘛，算了吧。」

其實，趙錫光教我們讀書寫字的時候並不多。大好光陰，多半用來講史論古，唸叨那些令人不勝其煩的陳年舊事。比方說，我們趙姓一脈，原籍山東琅琊，是世代簪纓的高門望族。永嘉時遷至風光秀麗的江南，擇吉地而居。我們的祖先曾出過一個右丞相、六位進士、兩任方伯，還有一個武狀元。昭明太子在讀書之餘，常到這一帶賞玩山野風光；劉裕起兵時，曾在村後的磨笄山上射下一隻金雕；劉備招親那會兒，他們在甘露寺喝的酒，就是從我們村運過去的；蘇東坡在常州臥床不起，還專門請我們村的神醫趙龍豹給他診病；至於乾隆皇帝，那就更不用說了，他每次下江南，都會在這裏駐蹕。「就是如今在上海做大官的陳毅，也曾請趙孟舒給他彈過琴呢！」

比起我們村顯赫的歷史，「窯頭趙」那一脈則要窮酸得多。他們是在靖康之亂時，跟着逃難的流民，從河南汝州落荒而來。兩個趙家村，雖相隔不遠，原本卻不是一脈，各有各的來路。

「兩個村都姓趙，都叫趙家村，這可怎麼辦呢？為了不至於搞

混，我們這個村，如今被人叫作『儒里趙』，很容易理解是不是？我們村讀書人多嘛！」趙錫光忽然掏出一團皺巴巴的手絹，擤了一下鼻涕，兩眼放着精光，定定地看着我們，「而另一個，被稱為『窯頭趙』。你們來說說，為甚麼叫他們『窯頭趙』呢？」

我見禮平眉頭緊鎖，不敢搭腔，就貿然答道：「是不是因為他們村的人，都喜歡搖頭啊？」

「你就算了。」趙錫光瞪了我一眼，衝我擺擺手，隨後將目光轉向他的孫子，「同彬，你來說。」

同彬說：「不是搖頭的搖，而是燒窯的窯。那個村的人原本在河南時就是窯工，到了我們這兒，也只會燒窯。只因村頭建了幾座磚窯，因此被人稱為『窯頭趙』。」

父親讓我跟着趙錫光唸書，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似乎很看不上趙錫光的為人。在我們當地，若論有學問的人，除了死去的趙孟舒之外，恐怕就要算觀前村的周蓉曾了。據說，我父親也曾託人上門說項，想讓我跟他讀兩年書。周蓉曾以「年老衰病」為由委婉拒絕了。此人頭頂一塊「理學名家」的招牌，衣衫鮮潔，品性端方，解放之前就以遺老自居，閉門謝客，不愛結交俗人。

自從當上農會主任的那天起，趙德正做夢都想辦一座學校，但一時半會兒，我們還指望不上——報告一次次打上去，不知甚麼原因，公社一直壓着沒批。而梅芳他們張羅的農民夜校又過於兒戲。她挨家挨戶動員那些目不識丁的婦女去夜校掃盲，也只是教她們唱唱歌而已。但她本人的學識如何，用趙錫光的話來說，